

戰鬥員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

一 阿里克賽·顧里珂夫征服自己靈魂裏的死亡

……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，他是不查人，在蘇聯中尉的營裏當戰鬥員，那兒的人大家都知道他。

他是在戰爭第一天就被徵入隊伍。——親戚們哭也沒有來得及哭。當軍用列車在烏克蘭草原上爬行的時候，顧里珂夫還是在想家和農事。惱恨着德國人：饕餮得不合時宜！收割也還沒有收割。他不佳的計算着勞動日，現在失掉了多少勞動日呀。不過戰爭，他覺得，是不會長久和並不可怕的，像秋天召集入伍人員之類。他望着窗外，數着電桿，他很奇怪，這裏大地究竟當到什麼程度，在蘇維埃國家行行重行行，而却還是看不見它的盡頭，看不見它的邊際。

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第一次作戰的時候，他並不是膽怯，而是心慌意亂。起初簡直不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事，但是身邊倒下了個同志，而且顧里珂夫看見了血，被打破的頭蓋，玻璃似的眼睛……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，弟兄們？」他幾乎喊出口來，「這不是也會這樣爽脆的把我打死

的嗎？」慌張地睜着眼睛，望望四面。

四面是煙霧，戰鬥，死亡。死亡呼喊着，死亡號叫着，死亡呻吟着，死亡從空中掉下來，在地上爬，而且似乎沒有地方可以離開它逃走，躲藏。現在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看不見什麼戰爭，田野，同志，——祇有死亡逼視着他的眼睛，他也祇看見死亡。整個大地上也祇有：我和死亡。死亡是鐵一樣的，火一樣的，到處存在着，可是我，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是人，有着脆弱易毀的骨肉。打斷骨頭，撕破織物，打穿心，這會長久嗎？顧里珂夫成爲這樣孤立無援的可憐人，甚至於他哭起來了。他在這一處廣大的田野上孤獨得可憐，誰也不來管他，誰也不來援救，也不來身邊哭哭。

於是他惱恨自己生得又大又胖，四面八方都容易受到損傷，他覺得壅滯的小窠裏太擠，子彈很容易找到他。他躺着發抖——等着死。

然而戰事結束，顧里珂夫安然無恙。他自己也對此奇怪起來。不停的摸摸自己，不停的伸伸手脚。沒有什麼！沒有抓傷。

「哦，你這傢伙，」他難爲情地微微的笑了一笑。

他想起這一件奇蹟講給同志們聽：

「瞧，有這種事！哦，幾幾乎……如果它左面一點點兒竄過——那可就毀了……」

但是同志們不大聽他。

於是顧里珂夫又煩悶起來。他想：「不是今天，就是明天。總是要打死，在這種恐怖中死裏逃生是不是空想的事呢？」

阿列克賽。顧里珂夫第二次去打仗的時候還是懷着希望；也許又會交運。於是死亡又面對着他呼吸，他又由於秋涼的寒氣而微微可恥的戰慄起來，跑過田野的時候，頭縮在肩裏，眼閉着，聽了每一次射擊聲要哆嗦一下，對每一顆砲彈低頭，等着死，最好快一點……

不過現在並不孤寂了。

孤寂自己立刻消失了，德國轟炸着渡口旁邊的阿列克賽。顧里珂夫，而他却船在樹下，就在水旁邊，肯定地知道：現在真的是完了。

但是忽然悉悉索索的響起來，四周開始喧噪着：『我們的，我們的飛來了！』旁邊有人輕輕高興地嘆了口氣。

顧里珂夫沒有立刻張開眼睛，一張開，就看見了頭頂上的天，天又大又高，藍得好像它這一次被漆匠飾新過了似的。我們的就在這天空中打擊德國人，救出了顧里巧克。大地上變得異樣的寧靜，浪輕輕的澌着岸，樹輕輕的顫顫作聲，所有的一切——大地，河流，人們，現在一切都望着天：那裏正沸騰着戰鬥。馬達兒暴地吼着，紅色的子彈噓噓地響着，顧里珂夫看見就在他的頭頂上有一架『亨克爾』。毀了。像一隻火柴匣子似的毀了。一隻翼飛掉，後來第二隻也飛掉了。忽然張開一頂降落傘——難道走得了嗎，狗？——顧里珂夫轉輾不安起來，——但是那降落傘燒起來，一剎那在阿列克賽的眼裏繼續起來，變得瘦小，像燒完的火炬似的墮落在對海的什麼地方去了。

『啊！啊！』顧里珂夫得意忘形的叫起來。『啊！啊哈！啊哈！』他甚至於在那裏

幸災樂禍地手舞足蹈着不住口的反覆喊着：『啊哈！啊哈！』當那些『亨克爾』在空中掉頭向西風竄遁走的時候，他追着它們叫道：『往那兒逃，往那兒逃！』

現在顧里珂夫開始觀看和聆聽戰鬥了。眼睛已經不閉，耳朵不掩了。以前，每一聲射擊總要逼得他發抖，現在他辨別得出什麼時候德國人在打，什麼時候我們的在打了。我們的愈打得多，顧里珂夫心上就愈變得高興、恐怖消融了。他在廣大的田野裏不感到孤獨了；噫，拯救顧里珂夫要化多少力呀！

但是他頭頂上，有什麼東西輕輕的噓囁囁響了一響。他簡直不明白這是什麼。他看見子彈在沙裏較暖的響：『來了一下！又一下！』雨點似掉在水裏——水濺起來，水面上起了一個圓環。但是掉下來的雨點愈來愈多，而且都圍繞着顧里珂夫。他看見松樹上的枒枝在顫抖和樹上的針葉散在身邊沙上。雨點愈來愈近，前前後後，四面八方都有，勢繁有一個遠處看下去的人在顧里珂夫的頸項四周結一個結，而且跳不出這個結了。

雖然我們的砲隊現在躍躍欲又急又密，但還是一樣——顧里珂夫覺得他頸項四周的結還是不可摧地結着，敵人的自動槍兵還是乒乒乓乓的響個不停，漸漸迫近喉嚨口了。……忽然好像噤住似的忽然不響了。

枒枝停止顫抖，水泡在沙上消失了。顧里珂夫小心翼翼地四面望望，只見旁邊有一個人愉快地微笑着把新的彈藥裝入槍膛。

『這是你把他打死的嗎？』顧里珂夫恭敬而詫異地問道。

『是我，』那人高傲地回答，『怎麼樣？不美吧？』

這時顧里珂夫才記起他身邊有一枝來福槍。它在旁邊。在這以前他什麼也沒有想到它。

昨天打仗的時候，也沒有想到。隨身帶着——不錯，這因為公家的東西是不能扔掉的，但是他一次也沒有把底翻過。現在他熱烈而貪慾地把它拿起來，好像在它身上可以拯救一切災厄似的，他開始射擊了。他看也不看，急急忙忙的狂熱地放射（不過手却抖着），他發誓以一個火圈把自己身體四面繞住，靈魂暫時老太婆以十字架把自己身體四面繞住，防備惡鬼的侵犯。顧里珂夫覺得現在死不會突進到他的咽喉，魔鬼不會侵犯他出來了。

但是他頭頂上却傳來指揮員的憤怒的聲音：

「你為什麼濫放彈藥？向誰兒放呀？你看見了誰？」不禁嚇得顧里珂夫停下了來福槍。指揮員和機並排躺著，迫視着他。四周沙土到處狼藉着放過的彈殼。

「你怕嗎？」指揮員斷斷續續地問道。顧里珂夫不回答，他蹲縮着身子，以為指揮員要罵他。但是指揮員沉默了一會兒，用嘴唇嚼嚼，輕輕的說：

「第一次大家都怕的。」

第二次戰事中，阿列克賽。顧里珂夫仍是安然無恙。他又沒有受難，沒有受難。他又奇怪起來。晚上他到指揮員面前，兩腳逡巡不定的交換站着問道：

「少尉同志，你意思怎麼樣？打死一個人需要許多子彈嗎？」

指揮員詫異地望了望他，然後微微的笑了笑答道：

「膽小的人——一顆流彈就夠了。勇敢的人——一顆也嫌少。」

顧里珂夫對這些話着實想了一番，誰說打仗的時候不用想，誰就是從來沒有打過仗。打仗的時候是想的，而且想得又銳敏又迅速，眼睛也很銳利。

顧里珂夫不久就覺到懦夫的確比工若蠅都容易死。子彈的飛襲就是死的飛襲，它是有它自己的法則的，這一個法則就應該知道。懦夫在砲火下亂轉，懦夫是什麼也看不見的，任何那一顆子彈都會找到他，他躺在槍林彈雨的交綫上，在流火下倉惶逃走。懦夫就是帶了槍也還是沒有武裝的。他不用火來答覆火。他不是戰士，他是槍靶子。

阿列克賽看見懦夫們死去的情形，他這時總這樣想：

「人真是脆弱的東西。像田野裏的一顆小草。括一陣風——他就沒有了。」

但是有一次阿列克賽在醫藥衛生營，包紮一處微小的傷口，他在那裏看見了中士巧爾諾夫，這一天全團都在喧傳他。這位中士的身上沒有一處活的地方，他渾身被打傷和刺傷，但還是和敵人打着，德國人無論怎樣也不能把他打死，結果還是沒有打死。

顧里珂夫尊敬地看着他的傷口，詫異地搖轉着頭。他不禁想看看，摸摸這人的骨頭是怎麼的，它們怎麼會打不斷的。

巧爾諾夫在蘆草上轉輾着，他在咬緊着的牙齒中沙啞地說：

「扯謊！扯謊，活得下去的！扯謊！」

「這他是在對死戰鬥，」顧里珂夫猜到了。「這人的靈魂多高傲。」他問醫生：

「難道還會活了嗎？」

「會活的，」醫生自信地回答，「而且還會打仗的。」

這件事感動了顧里珂夫，從醫藥衛生營出來，他對同志們講了好久。

「懂嗎，人是很脆弱的東西，但是你瞧，怎麼也不能把他打死，如果他靈魂高傲的話。不，我是這樣想的，假使要活，就應該爲了性命打。他給你死，你也給他死。我們在那兒看誰牌硬！」

他發覺政治指導員也在聽他的話，所以難爲情起來了。

「政治指導員同志，」他不好意思地說，「我這是用我自己中立的頭腦所發的議論。也許，並不如此！」

但是政治指導員附和道：

「是如此的，顧里珂夫同志，是如此的！」

這是連疊的新的政治指導員迪凡采夫同志。從前的政治指導員叫米爾斯基，那一個政治指導員，顧里珂夫不愛他。那一個傢伙老是喊死。偵察員出去搜索的時候，他總是對他們說道：「你們去死，同志們！但是你們要神聖地執行你們的責任。」連隊出去進攻的時候，他總是衝動地尖聲喊道：「我們去死，同志們，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，我們大家都去死，但是不要放鬆敵人。」祇聽見他說：我們去死我們去死。聽了這幾個字，每一個人都覺得死圍住你，找尋你。

關於自己，米爾斯基說：我藐視死。但是顧里珂夫心中好笑：不，同志，如果你藐視死，那末你也不用想它了。放心去打，別怕死，也不要顧慮死。如果老是說說和喊喊死，結果就：不是你藐視它，而是它藐視你了。死佔有了你這一切念頭，活人也要給它裹到壽衣裏去了。懷着這種心去打是很糟的！

噢，慣死的氣息是不能的，但是忍耐是可以的。所以顧里珂夫忍耐了。他學會了機詐

和打仗，子彈發響也會兇過他。

米爾斯基不久被撤掉到什麼地方去了——他神經害了病，——連裏委來了池凡采夫。這一個人不講死，而關於生活和勝利却講得比較多，他是個青年，性情愉快，秉性好動，而且健於談風，他這樣流暢地講生活，講勝利之後將過怎樣的生活——自由的，晴朗的，幸福的，爲了這種生活死也是不可惜的！

顧里珂夫在夜裏也愛幻想這種生活。這種幻想將把他帶到故鄉去，帶到對河去，帶到山崗上去，小樹林旁邊去，那裏有一棵小白樺樹和一棵小櫟樹交叉生着。

……八月中的穀物多好多！顧房裏的馬多好！妻子的手多勤儉，女兒的眸子藍藍的藍藍的！……多好，這樣的藍是什麼地方沒有的！顧里珂夫回到家裏的時候，全村將歡迎他，在集體農場的庭院裏敲鑼，在白樺樹底下大開宴席……多豐富！穀物多好！禽鳥多好！奶多好！妻子向他伸手……老婆的手多勤儉，溫暖，溫暖……！『是的，』顧里珂夫幻想着，咳了一聲，『就是這樣……阿列克賽·季霍奈奇，你要活下去，就得爲生活打！』

二 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狂怒起來

戰前，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是一個歸依土地的溫和善良的人。他雖然年輕，但是老人們也不討厭他的勸告，他有一種才能：懂得土地。他懂得照自己的意思，照農民的意思，因爲各人對於土地都有着各自的見解。對於工程師，土地是礦，煤，金；對於建築

師，是土壤，對於水手，是岸。而對於顧里珂夫，土地是小麥，裸麥，牧場，休耕地，菜園。

在戰爭中，顧里珂夫對於這一點好久不能習慣：這方種小麥的耕地竟完全不成其為耕地，而是『火陣』，菜園也不成其為菜園，而是『營長指揮站』。顧里珂夫幾幾乎把那年紀輕輕的排長激怒起來。顧里珂夫時常這樣報告：

『是，上尉同志，您的命令完成了。我到菜園裏上尉那兒去報告，說大砲已經從小麥裏移到蕎麥中去了……』

排長被這種報告所不快起來了；起初還忍耐着，後來就激怒地開口對顧里珂夫說應該照軍隊的規矩說話。顧里珂夫聽着他，懊惱地嘆了口氣，一面惱恨他擾亂了那好人——指揮員的心緒，一面又惱恨他不能理解軍事常識。而最辛苦的是小麥給軍隊蹂躪着。蕎麥上滾着大砲的輪子。向日葵像被割斷了似的倒下去。戰爭。

顧里珂夫永遠記得，我們軍隊撤離小麥區的情形。小麥，——顧里珂夫也祇能看着它——黃金色的，碩大茁壯的小麥。它們這樣的在草原的風下呼嘯，對鐵刀發着愁，它們這樣的崩塌下來，它們起初被踐踏，後來被燒了，以免被德國人拿去，小麥田裏的烟多苦，這種焦臭的氣味顧里珂夫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阿列克塞。顧里珂夫走過許多城鎮和村落，到處看見，戰前人們這裏的生活的很正常，富裕清淨的。在特羅斯特爾河卡敏斯次——寶陀里斯克各村裏的茅草屋頂鬚髯是摩登少女梳成的各種髮式：有的地方剪掉，有的地方編成辮子，有的地方捲成一團一團；理

● 有一個時期不下種，加以惡耕，改善土壤，使之適於下一期種植的田地。

髮匠的工作！布格河那裏有葡萄園，瓜田，一布特重的西瓜，至於南瓜——那簡直稱也無法秤；莫爾達維亞人的房子是石造的，保加利亞人的房子——窗上盪着一串串紅辣椒，像少女頸上的項飾。特爾濟河那邊有肥沃的，黑土的草原，大村子，農舍是很愉快的，染着一切的彩色——青的，粉紅的，奶油色的。……烏克蘭人的生活是很清淨的。在他們農舍裏甚至於空氣也清爽，發出草或甜味的乾草氣息。人們生活得很很有條理，很富裕。顧里珂夫到處碰見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——人們看着這種生活的破滅而哭起來，顧里珂夫的心也湧滿了悶氣和怒火。

他低低的垂下了頭，走着這條苦難的路，穿過煙霧和焦臭，女人們在井旁邊用長久的告別的目光送着他。女人們什麼也不說，也不笑，手也不舉到頭上去，祇是默然跟着望去，不過他們的眼睛又燥又苦，燒着顧里珂夫的靈魂，髒髒他對一切負着罪。

是的，他對一切負着罪，他身上對人民負着重大的罪，因為他打得壞。當力量薄弱和有一部份墮入包圍的時候，他也像其他幾個人一樣，打也不打，扔掉了來福槍，跑到眼睛所看見的地方去了。此後他在玉蜀黍叢中和一個同志輪了三夜，直到飢餓把他們趕出來到大路上。

當他們從玉蜀黍叢中出來的時候，赤着腳，衣衫襤褸，武裝也沒有了，他們周圍和許多維爾斯達前面已經煙霧沖天，燃燒着糖廠，磨坊，村莊。路旁弔着被絞死的集體農民；藍色的腿搖盪在草上。

◎ 約合中國三十斤。

◎ 一、〇六七公里。

顧里珂夫和那同志沿大地日夜夜走了許多天，他們在村子裏討麵包吃，迴避德國巡邏兵，但是總不能走到自己的部隊裏去。有一次，那同志忍不住了，他坐在路旁石頭上，指着自己血淋淋的兩條腿說：

『我什麼地方也不去了。反正拉西亞是完了。』

顧里珂夫什麼話也不答，站了一會兒，想了一想，頭也不回的獨個兒往前去了。

他不知道俄羅斯是成了怎樣，我們的部隊現在在那裏，德國人走了多遠，但是他模糊地渾身覺得：俄羅斯是不會完的。而且更清晰的是：應該衝出去到自己的部隊那兒去。於是蹣跚地走去。

他離開大路好久了，他蹣跚地走着村落間的小道，村中的曲徑，田野裏的小路，在高大的向日葵和村落之間避走，祇在黃昏的時候才在村中的什麼地方出現，小心翼翼地敲邊沿上一家農舍的小窗子。祇要不關到德國人身上，在俄羅斯人那裏，他總是找得到一塊有鹽的麵包和一把稻草的。

有一天中午，他到了一個村子，飢餓驅使他闖進一家農舍。他敲了一下。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年輕婦人探望出來，又漂亮，又熱情。她起初給他嚇了一跳：他現在變得可怕了，長着鬍子，頭也不梳，後來她把他領進農舍，讓他坐在桌子旁，而自己却一會在房間裏從灶頭到桌子，一會從桌子到小房間裏，來來往往的忙個不停。

他吃的時候，——起初貪婪地狼吞虎嚥，後來吃饱了，想起了村子裏的風俗，就慢慢兒的，像做客一樣，——她對他講道，德國人還沒有侵犯到這裏來，但是人心惶惶，

大家都恐慌非常，什麼生活也沒有了。他吸着奶，聽着她婦人家的歎愁訴苦，寡婦的恐懼，他同情地點點頭，因為實在在戰爭中受德國人的苦處最多的是雞和女人：『雞——』放在鍋裏，女人——加以侮辱。

吃飽了以後，他用袖拭去了汗，望着窗外，『太陽還是高高的懸在空中——他欠身說：『謝謝，女主人。現在我要走了。』』

但是她翻看他那血淋淋的腿，搖搖頭：

『你上那兒去呀？你走不到的，』說着，眼睛往下望着地板，輕輕的，好像難爲情似的說：『你留在這裏吧。住下吧。我沒有莊稼人，女人沒有男人是不好的。田裏的事都要亂七八糟了……』

他當時蹣跚不安着——農舍裏又暖又好，那小房間裏還飽滿地發出菜湯和燒熟的蘋果的氣息。草在地板上甜蜜地死去不是薄荷，就是香薄荷……

『好，』他輕聲答道。

暮色蒼茫裏女主人去餵牛喝水的時候，他走出農舍，到台階上去抽抽煙。他的鬍子現在梳過了，襯衣也換過了，——那婦人把丈夫的襯衫給了他。他一面抽煙，一面站在台階上環視着庭院。他發現那庭院是個農場，菜園很大。『噴，青菜多好……銀子一鏟白！』

他感動地想道。又想道：『雞壇應該修一修。』四周沒有戰爭，沒有死，沒有血。

他在庭院裏走着，慢慢兒莊重地踱着，像是主人。手碰碰東西，一切都是熟悉的，一切都是習慣的。『草要割了！』他用手碰碰那長柄大鐮刀。他馬上給那習慣的農民的世界所圍住了，茅屋裏傳出一股溫暖的氣息，心甜蜜地躍動起來，做工的人的手也癢了……

這天夜裏，他睡在叛被上。身上收拾得乾乾淨淨，吃得飽飽的，穿着別人的乾淨的襯衣。那少婦懶洋洋地，幸福地呼吸着，在夢裏對她自己邂逅的女人的幸運微笑着。但是阿列克賽沒睡着。他在枕上睡不着，——不知是爲了農舍裏氣悶，還是爲了地板上的草在不安地死去，香薄荷或者是薄荷，他們的氣息刺激着他的心……

阿列克賽想起了家和妻，孩子們和同志們，——他們脫險了沒有？——不查的貧瘠的田野，沙和砂質的粘土地，紅髮的連長，他常常囁嚅咕嚕着：『連裏的食客很多，——戰鬥員，我看太少……』，還有十字路口吊架，懸在草上的藍腳，『而我却躺在別人家的叛被上享福，』——還有田野和村莊上的煙霧，大地燃燒得變成又黑，又被，又苦……當祖國的土地在燒的時候，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現在是永遠不能安寧地入睡的。

他輕輕的從叛被上起來，不要驚醒女主人！——輕輕的穿好衣服，門口站了一會。低聲說：『謝謝，女主人。別責備吧！』揮了揮手，出去了。

當他出來吹到了新鮮的風，他心上就輕鬆和自由了。

他前面又是煙霧迷漫和血淋淋的大路，——俄羅斯人民的苦難的路。他又穿過冒着煙的村莊，走過廢墟和吊架，女人們的苦淚掉在他的心頭，孩子的號叫聲在他的耳朵裏響。——這種臨死之前的叫聲，他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他是一個正直的鄉下人，忠實敏慧，胸襟率直，心地乾淨。他習慣於緩慢和當心地探問一切，他愛聽大家的話，想懂得大家而不衝撞什麼人。當他看到了火災和屍首，他明白這是戰爭，關於這事父老們也曾經講過的。但是孩子們，孩子們，却爲了什麼呢？他站在一具孩屍邊，一個白晳的女孩子旁邊，她是被德國人走過的時候打死的，他弄不

明白：爲什麼？爲什麼？他想：我的安紐特加結果也將如此……

另外有一次，他看見德國人掠取合作社，把箱子，桶，織物裝進幾輛坦克……忽然之間，顧里珂夫想起，有一次在分配了麵包以後，他到一個小林子裏去，臂肘倚着櫃台，和販子伊凡·賴其奧諾夫開始了嚴肅的談話。伊凡·賴其奧諾夫這一次戴着金絲眼鏡，從櫃台底下拿出一本定貨簿，顧里珂夫對他說，他到冬天想做一件皮衣，女主人要薄紗，兒子將上學去，所以要長統靴……

『薄紗我可可不担保，』伊凡·賴其奧諾夫担心地答道，『不過當盡可能辦到……』現在德國人在搬薄紗，呢絨，氈。他們打破了門，拆了鎖，開了櫥……顧里珂夫又不明白了：憑什麼權？這是我們的，我的財物……

有一次，他走過被德國人所毀的老家。他不由自主的走了進去。好像有一種力量推動着他。家裏的玻璃全被擊碎了，傢具也毀壞了，地上堆着草，糞和塵土。顧里珂夫走遍所有的房間，他的臉像石頭，眼睛發燥。有一間房間裏，他忍不住——掉淚了。那兒放着孩子的床。給初生的孩子睡的白色的小床。

他站了好久，對那空的小床低着頭，像那時對那穿着洋布衫，握着豌豆的女孩子的屍首。他想起，有一次在霞光燦爛的秋天的早晨，他到區裏的醫院裏去，——妻在生產第一個孩子。醫生走出來到台階上，恭禧他生了兒子。大家抽了烟，『他將做飛行家？』醫生開玩笑道。『不，』阿列克賽回答說，『他將跟父親一樣，做一個農夫。』這一天早晨這樣的溫暖，到處在鳴叫，鬍鬚四面都是鐘和雲雀，在那醫院的台階旁邊滯留着幾匹馬，幾匹紅毛良駒，牠們不耐煩地嘶叫着，在那半蓋的四輪馬車裏太陽底下熾燃着

山一樣高的黃金色的蕨草，這爲了使初生的孩子不受到顛簸。

顧里珂夫在這裏，孩子的床的殘骸旁邊第一次想到：以前我們土地上的所有設施得多協調！假使妻子要生產，——有醫院，教兒子——有學校，研究種子——有實驗室，到春天調整耕種機——有MTM。

一切都給德國人毀了，一切阿列克賽。顧里珂夫所歡喜和寶貴的，一切他所習慣和以之生活的。他全部的生活習慣被德國人蹂躪了。不，這不是父輩們所講過的那種戰爭。不，這不是那種敵人。怒火漸漸沸騰了顧里珂夫的心……使他生氣是很難的，但是傷害的是使他生氣。

有一次他逗留在一家農舍裏，這是惡劣的天氣迫得他進去的。主人是一個規規矩矩的中年的莊稼人，留他過夜，——庭院裏下着雨，很冷。顧里珂夫自己也不想走——他走了多少路，還有多少路要走！——但是他待人很周到。使人感到擁擠不便？他們輕聲慢慢地閒談着，都說來了可怕的時期，災難，破壞。

忽然——一陣響亮的槍柄敲門聲，玻璃也響着，是德國人。他們並不像人們走進別人家的農舍似的在門口脫下了帽子進來，——他們是衝進來的。有一個人立刻在農舍裏奔走，另外一個撲到桌子上去，第三個不慌不忙的對主人喊道：

「噓！噓！」並用手指指門。

主人沒有立刻懂得那德國人要他怎麼樣。他感覺到：倒楣了，倒什麼楣，——却還不知道。但是那德國人更兇地對他喊：「噓！噓！」並且用手槍指着門，這時主人才明白

，竟要把他們從農舍裏趕到外面去。他慌張了：這怎麼可以呢？這是他的農舍。也許，他們不知道這農舍是他的，他自己的農舍？也許他們不相信這是他的屋子？這一切鄰舍都可以作證。屋角裏供着聖像，這是在祖父的時候就用他們來照耀這新的住舍的，這篇子是在朗姆奈的市場裏買的，這床，桌子，牆上的照片——這都是他的，主人的東西。他指手劃腳的解釋着，一會兒用手指點點照片，一會兒點點聖像，但是那德國人非常狂暴地對他囁道：『噓！』——於是把他推出門外。爽爽脆脆的把他推了出去。

後來他回過頭去碰到了顧里珂夫的目光。這目光很沉痛，甚至那德國人也呆住了。

『俄羅斯人嗎？』他喃喃地說。

『是的，俄羅斯人，俄羅斯人。』顧里珂夫高傲地說，『我是俄羅斯人，』他又重複了一遍。『俄羅斯人是狗……』那德國人惡狠狠地說，他忽然從顧里珂夫頭上拉下那頂帽子（是紀念那少婦的），戴在自己的頭上。『俄羅斯人什麼東西也用不着，俄羅斯人是狗，』他大笑着說，躊躇滿志起來。

『你自己是狗，』顧里珂夫喊叫起來，但是把他踢出門外去。

顧里珂夫陷入了黑暗中。濃濃的下着雨。離墳那邊，主人站着在哭。簡直不是哭，而鬚鬚是古怪地響着牙齒，顧里珂夫明白了，這是由於受了痛苦的侮辱，沒有比你遜出自己的農舍這種侮辱更痛苦的了。而雨還是濛濛的下個不止。

顧里珂夫走到主人面前，並排站在離墳旁邊。

『應該打死他們，』他低聲說，『把他們全打死。』

但是主人忽然狂暴地回過身來對着他。不知道他不再相信人，還是要發恨火，但是